

THE SHORT STORY MAGAZINE VOL. XVI NO. 4

小 說 月 報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第 四 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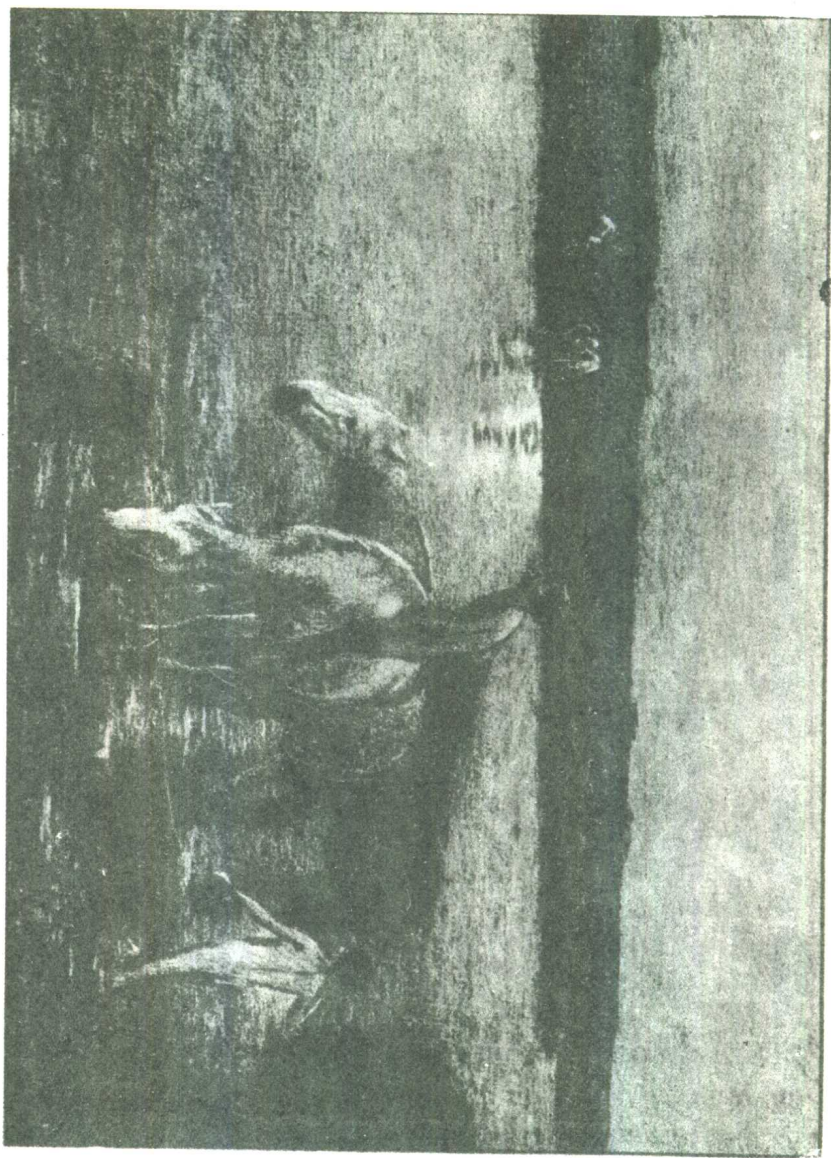
第 十 六 卷



彼得守夜

Mabel Lucie Attwell 作

“河濱”



Edward Stott 作



“虚荣”

Harry Morley 作



Hans Thoma 作

“郭村”



“跳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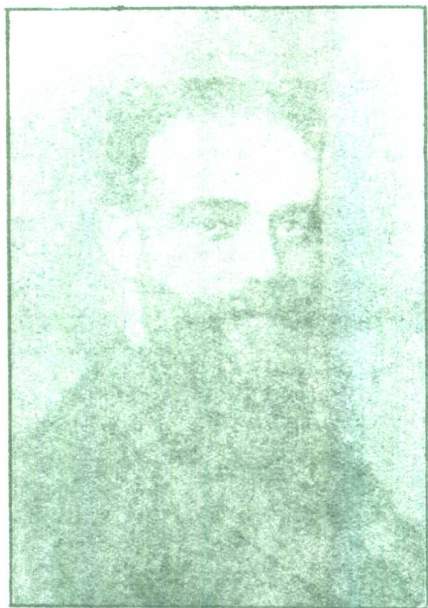
Hans Thoma 作

(一) 像者學文國德代現



曼特卜赫

(二) 像者學文國德代現



曼特蘇

小 說 月 報



“母與子”

Pablo Picasso 作

第 十 六 卷 第 四 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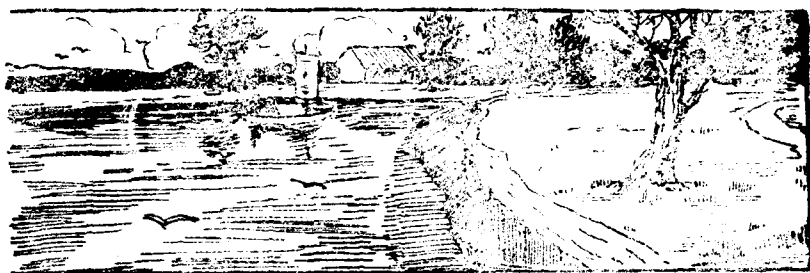
卷 頭 語 西 譯

重視「創作」而輕視「翻譯」的結果，容易使出版界泛濫了無數的平庸、無聊的幼稚作品，且容易使讀者社會養成了喜歡「易讀」的記帳式的下等作品，而不喜歡高尚的純文藝作品的習慣。這些惡果現在已有些發見了。

我以爲好的創作與天才的大作家，如綠油油的麥，垂絲拂地的柳一樣，都是自然而然的，以潛在的能力，應時序的感召而產生，長成出來的。我們不能拔苗而助之長，更不能強欲將荒蕪之地立刻變作麥浪起伏的沃土，所以我們不必過分的偏重及提倡「創作」。

並且，文藝是沒有國界的。印度人的一首戀歌，破遠在冰島的人民讀之，也如出於他們自己之口似的同樣的受感動，北歐人作的一篇故事，不同種族不同俗尚的日本人，中國人讀之，也如北歐人一般的能了解，能讚賞。我們已在許多世界的名著裏，見到我們自己的名著裏所不能見到的美的情緒，沸騰着的熱情，現代人的苦悶，以及偉大的思想了。

因此，我們覺得，我們現在應該分些創作的工夫，去注意到世界名著的介紹，不能視「創作」過高，而以「介紹」爲不足注意。



小說月報 第十六卷 第四號 目錄

彼得守夜(三色版)

Mabel Lucile Attwell 作

河濱

Harry Mayley 作

虛榮

Edward Scott 作

鄉村

Hans Thomas 作

跳舞

Hans Thomas 作

母與子(斷想)

Pablo Picasso 作

卷頭語

西 諦(二)

我的旅伴

俄國·高爾基·著 歐式之譯(十二)

高爾基像

Orlik 畫(三)

小說之評論

法國·莫泊桑·著 金滿成譯(一四)

在別一世界裏

保加利亞Elin Pelin 著 胡愈之譯(一五)



郵局長的信

匈牙利 Julio Kridy 著……………胡愈之譯(六二〇)

宙斯的裁判

波蘭 顧克微支 著……………魯彥譯(一二四)

和平之國

德國 卡門、施爾法 著……………余祥森譯(一二五)

海的墳墓

荷蘭 H. Broekhuizen 著……………胡愈之譯(六七)

黯澹

捷克斯洛伐克 Vikova Knecht 著……………胡伯選譯(八二)

為什麼熊是短尾的

……………徐調孚(二四)

啞的神判

英國 加涅忒 著……………朱湘譯(二七)

十字路

冰島 阿那森 著……………徐調孚譯(八)

飛箱

丹麥 安徒生 著……………顧均正譯(一六)

萊森的寓言

……………西諦譯(一四)



獅與兔——周比特與馬——鳳鳥——夜鶩與鷹——麻雀——貓頭鷹與寬

寶者——米洛甫士——赫克里士——驢與獅——羊——仙人的贈品

赫卜特曼像

一幅

赫卜特曼像

一幅

日出之前

(劇本)

德國·赫卜特曼·著

耿濟之譯(一三)

天真的沙珊

(三)

高君箴(一四)

第四章 沙珊到禮拜堂去

文學大綱

鄭振鐸(二三)

第十八章 十七世紀的英國文學

第十九章 十七世紀的法國文學

文壇雜訊

記者(一)

最後一頁

我的旅伴

俄國 高爾基 (Maxim Gorky) 著

耿式之譯

我在與特寫的碼頭上碰見了他。連着三天，他的端正健壯的體格引起了我的注意。他的臉——高加索種的容貌——襯着一些威莊的鬚髯。他來往的追看着我。我看見他一連好幾點鐘的呆站在一塊起貨的石板上，他的嘴裏啣着他的行杖的柄頭，他的深黑杏仁般的眼珠閒空往下瞪視着碼頭邊的泥水。一天總有十次，他要遊手好閑的走過我的身旁。他是什麼樣一個人呢？我就留心察視他。後來他彷彿有意要激起我的好奇心似的，走過我面前的大敵更加多了。到了後來，他的時式配身的衣服，他的藝術家態度的黑色帽，他的逍遙的神氣，和他那副亂射惹厭的眼鋒，在我的眼簾裏差不多看熟了。他天天來到這兒碼頭上，真是令人難解。況且碼頭上那種汽船機器的怪銳聲，鐵鏈的踏擊聲，工人的雜喊聲，港岸上的一切忙碌喧嘩，足可以迷

亂一個人的思想，振聾一個人的神經脈絡。在這港岸上，人人都被壓服，在那偌大複雜的機器裏面，去做那不斷的操心和不止的苦役。在這兒，人人都是匆忙無暇，要在汽船的貨艙上，或在火車的貨車裏，起貨落貨。人人都是勞苦積憂。人人都是來往的奔跑着，叫嚷或是叱罵，滿臉是塵土和汗。惟獨在這萬聲百忙裏面，有這一位孤涼的少年，帶着一種頹闕的神色，自在的踱着步，旁邊的什麼事都不介意。

後來到了第四天，在午餐的時候，我走過他的面前，我決心要找出他究竟是那一種人。我就拿着麵包和木瓜，在靠近他不遠的地方自己坐下，一面吃，一面查看他，想個好法子同他談話。

他站在那兒，依着一堆茶葉箱，無精打采的往四面看望，他的手指敲着他的行杖，彷彿當他是一管笛似地。像我

這樣一個人，穿得像一個遊民，我的肩上一條挑夫的繩結，滿身沾汗着煤灰，倒是很難同這位執轡的少年開口談話。可是叫我奇怪的，就是我看見他死盯着眼，看我，在他那兩隻眼裏，照射着兇狠、貪食、獸性的眼光。我後來決定他這副神氣一定是飢餓所致，我就極快的四面一望，低聲問他道：「你是餓麼？」

他呆了一下，就捱飽得發笑一聲，露出一排剛得磨齊的牙齒。他也猶豫的四下一看，並沒有旁人看見我們，我就給他半個西瓜，和一厚塊麥製麵包。他從我的手裏一把都抓去了，就走開踉蹌在一堆貨物的後面。他的頭時時伸出來，他的帽子推在他前額的後面，現出他的汗潤的黑眉。他的臉上升着喜歡的笑容，不知道有什麼緣故，他的眼皮閃向着我，嘴裏一刻不停的咀嚼。

我向他打個招呼，叫他等一等，我就去買了一包肉，拿來給他。我站在箱子旁邊，把我這位可憐的美少年遮着，不讓旁人看見。他仍舊貪婪的嚼着，不時的四處張望，好像怕有別人劫掠他的食物一般；可是我回過頭去，他就吃得稍

微靜些，不過仍然很快很狠，叫我眼看著這個飢餓的人，心中極難受。我就背向着他。

「謝謝，真是多謝了！」他輕輕拍我的肩，抓得我的手，誠摯的緊握著。

五分鐘後，他就告訴我，他是個什麼人。他是一位喬其安國的王子，名叫塞克洛，不齊，是高加索地方奇泰斯的富田主的獨生子。他在他自己國裏一個車站上做個書記官。那時同一個朋友住在一處，但是那個朋友，有一天忽然失蹤了，把這位王子的錢財寶物偷一空。塞克洛就決心出來追探他，後來聽見他的朋友拿了車票到培托姆地方去，他就起身追到那兒去。但是到了培托姆，他聽說他的朋友已經到奧特塞去了。王子塞克洛就向別一個朋友——一個理髮匠——借了一張免票，因為那個朋友跟他是同年。雖然面貌有些不同，倒是很同他自己相仿。他到了奧特塞，就把他的損失報了警廳，他們應他去查探這件事。他已經等了兩星期，他所有的錢都用盡了，前四天連一塊麵包都沒有吃。

我聽着他的這段事，好像他起誓般的用力講出來，使我覺得他的話是極誠懇的。我望着他，我信他，替這位少年擔憂。他的年紀不大——祇有十九歲，但是他那樣的天真爛漫，別人要當他還不滿十九歲呢。他真想不到他從前同一個怎樣親熱友愛的朋友已經變成了一個賊，已經偷去了他的財產，把所有珍貴的寶物一網打盡的捲了去，甚至於塞克洛的盛怒的老父親要用寶劍刺殺他的兒子，若是那些財產恢復不回來的話。

我心裏想，若是我不去幫助這位年青的少年，那末這種貪婪萬惡的市鎮一定把他逼死了。我知道那些招募進來的兵士警察，是無用的，並且在這種時候，足能使這位王子塞克洛漂流成了一種可以恭敬而無人恭敬的失志青年。我覺得有了救助他的願心，我所得的錢還不敷替他買一張到培托姆的火車票，所以我走去見一位鐵路上的辦事的人，替他要求一張免票。我發表了許多正當的理由為那少年辯護，但是後來的結果也是很正當的拒絕。我就勸他到警察總區裏去請求免票，這句話使他有些寒慄，他不肯

到總區去。為什麼不肯？他對我說明，他住過的旅館裏的房錢還沒有付清，後來向他索賬，他就打了一個人。到現在他把這件事瞞過去了，若是以後警察查出了這件事，不但不能夠請求成功，恐怕審判他不付房錢，任意打人的罪，而且他記不得他打了一下，兩下，還是好幾下。

這地位愈來愈複雜了。

我決定去做工，積着工錢好送他到培托姆地方去。但是，唔！我當時就看出我的計畫不能登時成功——絕對不能登時成功——因為我這位餓得半死的王子所吃的，比我們三個人吃的還要多，並且正在那時候有許多農民從俄國北方飢荒的地方流落到克里米亞來，這樣一來，碼頭上工人的工錢減去了不少。我每天祇得着八十個哥幣，可是我們的飯食要用去六十個哥幣。

我不想在奧特塞多住，因為我想同這位王子跑到克里米亞去。所以我對他出了這個主意：我們一同走到克里米亞去，在那地方我要找另一個伴友接着同他走到蒂夫里斯去；若是我不能夠替他找個旅伴，我答應再是我自己

陪他去。

王子愁着臉，看着他的精製的皮靴，他的帽，他的褲，一面摸摸拍拍他的外衣。他躊躇了半晌，歎了一會氣，到後來就答應了。從此我們起身從奧特塞走到蒂夫里斯去。

二

我們一路上走到開爾薩的時候，我知道點我旅伴的皮氣。他是一個天真爛漫的野蠻人，情理極不發達的少年；他吃飽了，就歡喜起來。餓的時候，性情暴燥的很，好像一個健壯易怒的野獸。在路上，他告訴我，關於高加索裏生活的情形，關於田主的事；關於他們的愉快，他們對待農民的手段。他的故事都是很有趣的，有他們自己的美；但是那些話在我心上發生對於他本人方面的反感。

舉一個例。從前有一個富王子，他招請了許多朋友來宴會。他們快活的喫飽了一切高加索的酒和肉。宴會以後，王子領他的衆客到他的馬廐裏去。他們都上了馬鞍，那王子挑了一匹最好看的，騎着奔到田裏去。騎得快極了，衆客都讚美他的騎式和步法。後來王子又騎着奔繞田裏，不過

同時有一個農夫騎着一匹雄壯的白馬，追出了王子的前面——追出了他，就驕傲的笑了一聲。這樣明明是王子獻醜在衆客面前。他緊一緊韁繩，趕上那農夫一步，就用他的短劍一揮，農夫的身首相離了。他又抽出手鎗，照着那匹白馬一鎗打進馬耳裏去。後來他自己投到公堂上去，被罰苦役。

講這段故事的時候，這位王子帶着憐憫的口氣。我聽說法使塞克洛明白他的憐憫心用錯了。

他正色說道：『我們的王子沒有他們農夫那樣的多萬萬不可爲了一個農夫去判刑一位王子。一個農夫是什麼？他不過是像這個！』他拾了一把泥土，又說道：『一位王子是一斗星！』

我們爭論這個問題，他動怒了。動怒的時候，他像狼似的露着牙，全身振動了。

他嚷道：『瑪克斯（著者名）你不知道高加索的生命，所以你最好少說話罷！』

我所有的辯論都沒有力量能夠搖動他那不懂情理